

理论探讨

国际安全合作中联盟概念的理论辨析^{*}

孙德刚

[摘要]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联盟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界对联盟概念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传统现实主义时期、新现实主义时期,以及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后冷战时期。联盟定义在语义上的差异主要源于研究者个体知识背景的差异、各种联盟条款内容的差异和联盟判定标准的差异。通过与准联盟、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尽管联盟的概念在表述上千差万别,但狭义的联盟概念比较明晰,能够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即它是一类正式的安全管理模式,并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一,针对外部威胁;二,签订正式盟约;三,以安全合作为目的;四,以国家为主体;五,具有相对稳定性。联盟是衡量一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对联盟概念的严格界定和对联盟性质的深入考察有助于科学地判断各国的实力大小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关键词] 联盟;集体安全;准联盟;联合;安全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520052258

联盟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合作模式,它既涉及冲突,又涉及合作;既与威慑、胁迫、危机密切相连,又与制度、秩序和区域一体化息息相关;联盟一方面可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成为遏制战争或维护不战不和的冷和平的手段。现实主义学者常指出: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时,和平得以实现;当世界上有两个人时,冲突就会出现;当世界上有三个人时,联盟就会出现。¹²联盟不可能消灭战争,而只能减弱或消除领导人内心的不安全感。¹²

联盟的最大优势是主权国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与敌人的权力对比。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主题,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而在分解一国权力构成时,学界往往只注意其经济、军事、人口、疆域等有形因素和文化、道义感召力、政治动员力、战争士气等无形因素,忽视了联盟的影响作用。事实上,联盟既是一国硬实力的重要部分,也是一国软实力。遗憾的是,目前学界虽然对联盟的形成、管理与效能作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但对联盟概念本身却未作透彻的理论探讨,使联盟研究自一开始便存在不严谨之处,进而对当今世界各大国的权力大小很难有明确的把握,特别是对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权力判断要么夸大,要么缩小,缺乏客观性。

什么是联盟?它有哪些内涵?美日联盟、非洲联盟、东盟、欧盟、东盟等本质区别是什么?当今美沙(特)、美以(色列)、日澳(大利亚)、叙(利亚)伊(朗)等双边特殊关系是否可界定为联盟?目前,学界常用联盟(Alliance)、联合(Association/Coalition/Alignment)、协约(Entente)、阵营(Pact)、集团(Bloc)等模糊词语来描述国家间结盟关系,因为联盟的界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5不列颠百科全书6将联盟界定为国家为共同行动而聚合力量,实际上并未探讨联盟的实质内涵。¹³本文将学界对联盟概念的探讨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传统现实主义时期(20世纪50-70年代)、新现实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及现实主义、自

* 本文为2008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准联盟外交与大国准联盟战略比较研究0(11ZS66)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0工程三期重点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并存的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来)。

一、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对联盟的界定

二战结束后很长时间, 尽管学者对联盟现象和类型作了细致分析, 但往往避免给联盟下定义, 因为联盟类型与合作程度不同, 联盟的性质自然千差万别, 甚至许多学者认为联盟根本没有定义。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B. Marshall)是早期界定联盟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 1959 年撰文认为, 联盟就是/ 盟友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政治安排⁰, 盟友是/ 聚合到一起的政治实体, 它们可能视联盟为同等重要的资产, 也可能认为彼此的战略资产具有互补性。^{0¹⁴²} 马歇尔从政治功能的角度审视联盟, 这与当时普遍将联盟视为军事手段的研究者看法有所不同, 但他对联盟的界定比较宽泛。

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于 1962 年完成的《5 结盟国家: 相互依赖的限度》(1968 年再版)是第一部系统讨论联盟理论和实践的专著。他在界定联盟时认为: / 联盟只不过是建立在利益或胁迫基础上的正式联合。^{0¹⁵²} 这说明联盟有双重含义, 一是联盟有别于非正式联合(Alignment); 二是联盟有可能基于共同利益(有些成员体主动加入联盟), 也可能基于大国对小国的胁迫(有些成员体被迫加入联盟)。他对联盟的界定被其他学者所广泛接受, 并成为后人竞相援引的权威联盟定义。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认为: / 联盟就是一种正式协定, 依据协定, 成员国承诺共同使用军事力量反对具体国家, 其中一个或多个签字国在具体情况下承诺单方面或与盟友协商后将使用武力。^{0¹⁶²} 只不过奥斯古德下的定义更加凸显联盟的军事安全功能和潜在的战争功能。

在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时期, 西方学界对联盟的界定主要依据以下四点: 一, 在有限的时段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应对共同问题而合作; 二, 结盟是为了增加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三, 通过共同行动谋求国家利益; 四, 成员国之间有相互援助的可能。1970 年出版的《5 联盟与国际政治》⁶是第一本系统探讨联盟理论和联盟定义的论文集, 汇集了西方联盟问题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弗雷德曼(Julian R. Friedman)在该书中认为, 学界对联盟的诠释忽略了它与一般国际合作的区别, 联盟属于国际组织, 但并

非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属于联盟。于是他重新归纳了联盟的概念特征: / 一, 必须存在事实上或假想的敌人; 二, 有军事接触或战争的危险; 三, (盟友) 维护现状, 或扩大领土、人口与战略资源符合盟友的共同利益。^{0¹⁷²} 这种界定突出了联盟的基本特点, 亦即有共同敌人、属于军事合作、追求共同安全利益、存在进攻和防御两种类型。

当然,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联盟, 无论是共同防御协定、互不侵犯条约还是协约, 联盟的聚合程度不一定仅仅停留或体现在语义层面, 学界应从双边或多边实质关系中找到答案。霍尔斯特(Ole R. Holsti)在联盟界定时将贸易联盟和文化联盟排除在外, 认为/ 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基于正式协定而采取合作行为才是联盟。^{0¹⁸²} 这与拉西特(B. M. Russett)提出的联盟定义较为相似, 后者也认为, 联盟需符合三个条件: 一, 有一定数量的国家; 二, 签订有正式协议; 三, 在特定情况下规定有动武或不动武的可能。^{0¹⁹²}

除美国学者外, 该时期其他学者也对联盟提出了不同界定。如加拿大学者奈杜(M. V. Naidu)也主张从传统现实主义角度来界定联盟, 认为联盟的本质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临时聚集一起, 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 通过达成协议来取得有限的军事目标, 如赢得战争、抵御现实或潜在威胁。^{0¹¹⁰²} 这种界定突出了联盟的战争功能和便利性, 却忽视了战后联盟类型的多样性, 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方板块联盟。

与奈杜主张联盟必须建立在盟约基础之上的观点不同, 费德(Edwin H. Fedder)认为是否签订盟约并不重要, 因为联盟就是/ 一组国家在不确定的时间(in X time)采取的相互促进军事安全的行为。^{0¹¹¹²} 按照此界定, 联盟是指向未来的, 防范不确定性, 但危机究竟何时爆发是难以预料的, 所以费德主要强调了联盟的攻防功能而忽略了维系联盟的盟约。

在研究方法方面, 美国学者马克尔·沃德(Michael Ward)对传统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时期联盟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 并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为考察联盟理论研究现状, 他向 80 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发放问卷, 就联盟的形成、发展、解体、联盟构建的国内因素、联盟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向诸领域专家学者咨询, 结果发现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于联盟的定量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也似是而非, 如联盟与战争的关联问题、威胁与联盟凝聚力的关联问题等均尚无定论。但是, 沃德也发现, 联盟理论研究仍取得了若干成

就,如大多数学者就联盟的界定存在相似看法:联盟就是民族国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将战略意图和应对措施正式化的双边或多边安排,不管这种正式安排是以公开还是秘密的形式存在。¹¹²²按照这种界定,联盟的内涵应当包括共同防御协定、中立协定和协约三类安全合作关系。基辛格在《麻烦的伙伴关系》一书中对联盟也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联盟需具备三个条件:1.出于增加权力的目的;2.对联合使用武力深信不疑;3.将相互援助的心照不宣利益写入正式条约中。此外,基辛格强调了核武器的出现对传统联盟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它的出现同意识形态一起使联盟的板块化特征愈加明显;核武器的出现还使相互承诺的可信度增加,大国对受到牵连的担心胜过小国对遭到抛弃的担心。¹¹²³

二、新现实主义学派对联盟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大量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如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成为尼日利亚驻德国大使的阿登然(Tunde Adeniran)教授于1983年出版了《国际关系导论》一书,书中第18章对联盟与集体安全的概念差异展开了探讨。他认为,联盟是国家间的相互承诺,它促使国家在出现战争时联合起来,联盟关系构建时签订的正式协定要求缔约国必要时动用军事资源反对特定敌国,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联盟中的安全合作针对外部敌人,而集体安全中的安全合作针对内部不确定因素。¹¹⁴²这种定义与西方学者的定义基本一致,尤其是阿登然强调了联盟与军事斗争紧密相连。

1987年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著作《联盟的起源》的问世标志着80年代西方联盟理论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该论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研究领域的领先水平。沃尔特承认,联盟难以界定,也难以检验,于是他给联盟下的定义是: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安排。¹¹⁵²同以往联盟理论研究者以是否签订盟约作为判定标准不同,沃尔特倾向于以国家间实质性安全合作内容为原则划定结盟和不结盟国家。他认为:如果将分析的范围仅限于正式联盟,就会忽略许多重要的案例。区分正式与非正式联盟条约不仅不能阐明事实而且会引发曲解,严格界定联盟承诺的类型很容易引起误导,因为正式和

非正式安排的真正意义可能因情况不同而异。按照此界定,联盟的外延不仅包括正式联盟,而且包括未签订正式盟约的准联盟、联合和协约。以联盟的实质关系而非联盟形式来判定结盟情况不无道理,但其引起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研究者对联盟案例的选择常常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随后,沃尔特在《联盟延续或瓦解的原因》一文中对联盟的定义进行了一定修正。首先,他仍然像十年前那样认为,联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安全安排)))前者承诺的内容往往体现在书面协定中,后者包括在相互默契基础上形成的临时性安全合作安排,甚至包括口头协定或联合军事演习之类的安全合作;其次,联盟是共同防御协定基础上形成的安全合作,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安全合作都属于联盟,如敌对方之间达成的裁军协定;最后,联盟具有排他性,不同于包容性的集体安全安排。¹¹⁶²即便做出这样的修正,沃尔特的联盟内涵仍几乎包括集体安全之外的几乎所有安全合作类型。

沃尔特对联盟的界定比较宽泛,其他学者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贝内特(Michael N. Barnett)和利维(Jack S. Levy)在《结盟的内部原因:以1962-1973年埃及为例》一文中援引了沃尔特对联盟的界定。他们指出:联盟在广义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它涉及在未来特定条件下,因某种程度的政策协调而形成的相互期望,其承诺的程度、政策协调的具体形式或具体实施要求都无需公开说明。¹¹⁷²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对联盟的理解也类似于沃尔特,属于广义上的联盟。他认为,联盟的常见情况是两个中等大国联合起来反对更强大的国家,其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主权国家为确保相互安全而形成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安排。¹¹⁸²

上述学者对联盟的界定不太严格,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联盟的界定需依据其实质安全合作内容而非体现安全合作的形式,但这种定义方法并不能为其他学者所接受,如索罗金(Gerald L. Sorokin)对沃尔特所谓“美以属于联盟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1967年前,美国关注的是冷战和越南问题而不是阿以冲突问题;以色列尽管获得美国的援助,但并未受其支配,如尽管美国反对,但以色列仍于1982年发动了黎巴嫩战争。¹¹⁹²因此,索罗金认为有必要对联盟定义作一番修正。他撰文指出:联盟就是主权国家在具体条件下为特定目的而采取具有军事性质和协调行动的正式协定。首先,联盟是一种正式协定,有别于松散联合,

因为前者是国家作出的庄严承诺,而后者不太正式,容易受到背离;第二,联盟是一种协定,而不一定是安全合作。如二战时期,德日属于联盟关系,但它们并没有为共同的安全目标而进行军事合作。¹²⁰²从他的分析可看出,不签订军事盟约本身就说明这些国家利益相悖,所以难以将这类国家视为联盟。但他提出的/联盟是一种协定而非安全合作0的观点,并不能为其他学者所认可,如二战时期德日之间存在默契的安全合作是难以否认的。

三、后冷战时期学界对联盟的界定

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联盟研究的质量也再次上了个台阶,尤其表现为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在联盟理论研究方面呈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首先,冷战结束后,新现实主义学派联盟理论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1997 年,斯奈德撰写的《联盟政治》一书代表了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研究学派的新成果。他认为,/联盟是国家间关于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形成的正式联合,在具体情况下,这种联合通常是为了反对成员之外的某个或某些国家。¹²¹²按照斯奈德的理解,联盟的判定应依据四个标准:一,签订有盟约(它有别于松散联合);二,出于安全目的(它有别于欧盟或欧佩克);三,主体为主权国家(它有别于非政府部门组成的联合);四,针对成员以外的国家(它有别于集体安全,如联合国)。这种严格的联盟界定方法为后冷战时期绝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其次,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联盟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凯格利(Charles W. Kegley Jr.)和雷蒙德(Gregory A. Raymond)。1990 年,凯格利和雷蒙德在《当信任消亡时:联盟规范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将自由制度主义的规范等概念引入联盟理论研究当中,他们对联盟的界定较为严格,并认为:如果出于合作需要将心照不宣的协定以书面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就产生了联盟。换句话说,联盟就是主权国家间形成的正式协定,它具有军事性质,国家为具体目的而协调行动。按照安全合作的密切程度,联盟既包括军事防御协定,又包括互不侵犯条约,还包括谅解或协约,且具有以下目的:1. 增加军事实力;2. 减少进攻行动的成本;3. 限制对手;4. 获得经济福祉;5. 享受结盟带来的公共物

品。¹²²²这种界定不仅描述了联盟的形式,而且描述了联盟的功能。

最后,建构主义学派联盟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赖特(Dan Reiter)。1996 年,赖特将建构主义的/信念0概念引入联盟理论研究,并撰写了《信念的考验:习得、联盟与世界秩序》一书,试图从微观角度考察联盟形成的内部原因。为了用统计学方法验证/历史经验影响信念、信念影响联盟的构建0这一观点,他在定义联盟时强调:/联盟是正式的相互承诺,缔约方将在盟友遭到进攻时提供军事援助。¹²³²换言之,只有签订军事盟约的军事合作才是真正的联盟,因为只有它才能使联盟承担的义务明白无误,具有可操作性和约束性。相比之下,中立协定、互不侵犯协定或规定在出现危机时紧急磋商的协约都不能视为相互提供军事援助的盟约,建立在非正式条约基础上的国家都不是联盟关系。赖特通过增加联盟的内涵减少了联盟的外延,以满足其统计学研究之需要。

联盟是近代以来十分普遍的安全合作现象,但其定义却因理解上的差异和安全合作密切程度的差异而在学界难以达成一致。2001 年,伯格曼(Stefan Bergsman)在《联盟的概念》一文中对各类定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比较,认为各种定义均存在不足之处。于是他提出了经修正后的联盟定义:联盟是国家在安全领域达成的明确无误的协议,成员国据此承诺因突发事件而产生不确定性时将相互援助,提供大规模资源。他还归纳出联盟的基本条件:1. 主体为主权国家;2. 存在明确无误的协议,不管其是以领导人握手的方式还是以正式条约的方式;3. 处理将来突发事件;4. 成员国是否会按照盟约采取行动具有不确定性;5. 它是一种承诺;6. 盟友相互提供资源以保护对方;7. 合作具有相互性;8. 具有严肃性,因为它涉及国家安全领域。¹²⁴²上述定义比较全面,也较为客观,对联盟特征进行了较好的归类,但正如伯格曼自己坦言,这并非意味着他的界定是终极版本。仔细分析可发现:其缺陷在于第 2 点。伯格曼认为,只要盟友之间达成明确无误的协议即可判定为联盟,包括领导人之间的默契。这里的默契难以衡量,联盟的外延显然过分宽泛。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联盟和联盟战略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李景治、罗天虹在《国际战略学》一书中将联盟战略定义为:国家通过参加某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排和协定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战略盟友关系,以便确保它们的相互安全,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从而维护和增进国家根本利益。¹²⁵²这种定义

同样沿袭了西方广义上的联盟定义。

四、联盟界定存在的差异与再定义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时期、新现实主义时期还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互竞争的后冷战时期,联盟的定义都难以统一。目前学界就联盟的定义存在争论的焦点是:1. 联盟究竟是一种协定、组织,还是一种行为,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2. 联盟是否必然针对共同的第三方威胁,是否具有排他性;3. 联盟的名称是否预示了其内容与性质的差异;4. 联盟是否必须基于正式盟约如共同防御协定之上。引起上述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联盟的定义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应。由于国内外学者的经历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对联盟的理解和表述自然会出现很大差异。例如,美国学者对联盟的界定往往依据战后美国的结盟实践;欧洲学者则主要依据近代欧洲的结盟实践;中国学者对联盟的界定常常受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结盟实践的影响。

第二,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存在重大区别,承载安全合作的联盟也不相同。例如/9#110后,美国为扩大/反恐0阵营的需要,提出只要不与恐怖分子为伍的国家和组织都可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反恐统一战线0(或曰/志愿者联盟0)中,这里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在冷战时期很少有人提及。近年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双边战略关系不断增强,美国主导的亚洲版/民主联盟0将会在后冷战时期对亚洲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民主联盟0在冷战时期也从未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联盟的合作内容不同,表述联盟的话语也会存在差异。

第三,着眼于狭义上的联盟还是广义上的联盟。联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以其定义有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给联盟下了两个定义,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0;二是/个人、集体或阶级的联合0。¹²⁶²前者是狭义上的联盟概念,后者是广义上的联

盟概念。从广义上说,联盟包括所有形式的合作,包括集体安全、松散联盟、联合、阵营、集团、准联盟、协约等,甚至还包括各种政治、经济和贸易集团;从狭义上说,联盟即为军事联盟。

目前,国际安全领域主流联盟理论研究者常常遵循狭义的联盟界定。本文将政治联盟和一系列非正式安全安排排除在外,将联盟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军事盟约基础上针对特定敌人或潜在威胁而形成的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0,其基本特征也比较清晰。第一,联盟通常具有外向性,它针对某一或某些外部的特定国家,或是外部不确定的威胁和关切。这使得联盟与集体安全迥然不同,前者合作具有外向性,它指向某个或某些共同的敌人,后者合作具有内向性,它不指向明确的敌人,旨在反对内部任何侵略行为。第二,联盟是成员体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开展合作而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军事协定(不管这种军事协定是以公开还是以秘密的形式),其内容常涉及安全合作的形式、范围、期限以及权力和利益分配。盟约是联盟得以维持的前提和基础,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展示共同抵御第三国的攻击,或为联合攻击第三国,或兼为上述两种目的而联合的条约。¹²⁷²签订盟约后,盟友之间存在一定的主权让渡现象,主权让渡的表现形式就是联盟成员体的内部分工和联盟机制的形成。非正式联盟关系)))准联盟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后者的安全合作具有不确定性,如当今美以、美沙(特)、叙利亚和伊朗等双边关系均不属于狭义上的联盟概念。第三,联盟安全合作领域是军事与安全,它自始至终打上了军事对抗而非政治联合的烙印,因此东盟、非盟、欧盟都不是这里讨论的狭义上的联盟范围,后者只能算作联合而非联盟。第四,联盟是政府间合作,其主体通常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各种形式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恐怖组织、企业或个人。第五,联盟具有相对稳定性。联盟所要化解的威胁通常是稳定的,在缺乏共同防御协定(盟约)的情况下为一时或一事而临时聚集到一起的集团只能是准联盟(Quas2alliance),而不是联盟。联盟与其他主要安全合作形式)))集体安全、准联盟和合作安全的区别和联系表现如下:

联盟、准联盟、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区别与联系

特征 \ 类型	安全合作(广义)			
	安全合作(狭义)		集体安全	合作安全
	联盟	准联盟		
基本逻辑	以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求安全	以签订次级安全合作协定求安全	以国家对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求安全	潜在冲突国以对话、建立互信与合作性的政策求安全
出现时间	古代	古代	近代	主要在冷战后
实例说明	美日联盟	美国与沙特准联盟	联合国	东盟地区论坛
合作指向	对外	对外	对内	对内
合作载体	共同防御条约	次级安全合作协定	集体安全宪章	共同倡议或联合宣言
依赖程度	紧密	较松散	紧密	较松散
合作目的	维护军事安全	维护综合安全	反对内部任何侵略	和平解决彼此间分歧
成员关系	不平等关系	平等或不平等关系	主权平等	主权平等
主权让渡	核心主权让渡	非核心主权让渡	非核心主权让渡	非核心主权让渡
法律约束力	强	弱	强	弱
成员间关系	稳定性	动态性	稳定性	动态性

五、结论

联盟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包括:确定联盟战争的对象、目的、任务和性质,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方法;建立联盟武装力量;协调联盟内各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及其展开;规定各联盟国武装力量平时和战时保持协同与实施指挥的方式;做好战区的准备工作;制定战争过程中对联盟武装力量的使用及完成战略任务的措施;保障获得有利于联盟的战后政治局势等。¹²⁸²对联盟定义的探讨是对主权国家联盟战略展开研究的出发点。二战结束后至今,学界对联盟定义的探讨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时期既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又具有延续性。国内外学界对联盟的界定可谓千差万别,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看法。究其原因,联盟研究者个体知识背景的差异、各种联盟性质的差异和联盟广义和狭义的判定标准的差异导致了目前联盟表述存在重要差异。但从国际安全研究的趋势来看,学界日益倾向于使用狭义上的联盟概念,将安全合作的主要类型)))联盟与集体安全、准联盟、合作安全等概念区别开来,使联盟理论的探讨更趋深化和细化。本文将联盟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军事盟约基础上针对特定敌人或潜在威胁而形成的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0,从而使它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一,针对外部威胁;二,签订军事盟约;三,以安全合作为目的;四,以国家为主体;五,具有相对稳定性。

本文对联盟的重新界定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国际安全领域对联盟的研究需从其概念入手,洞察其实质性内涵;从现实层面来看,对联盟概念的严格界定有助于学者把握当今世界大国的权力结构。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是因为其超强的经济、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而且在于其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特别是北约、美日、美澳、美韩军事联盟等。但另一方面,学界应避免过分夸大美国的实力,如美国在亚洲和中东同印度、新加坡、以色列和沙特等只是准联盟关系,¹²⁹²这种安全合作具有易变性与不稳定性。了解了这一点,就基本把握了衡量一国实力的两大基本要素:内部实力(其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实力)与外部实力(其盟友所具有的价值)。

[注释]

- 1 12 Michael Donela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21.
- 1 22 William C. Ols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87, p. 174.
- 1 32 5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 M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3 页。
- 1 42 Charles Burton Marshall, / *Alliance with Fledgling States*, in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 216.
- 1 52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3.
- 1 62 Robert E. Osgood, *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 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17.
- 172 Julian R. Friedman, Christopher Bladen and Steven Rosen,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0, p. 5.
- 182 Ole R. Holsti, P. Terprence Hopmann and John D. Sulliva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Comparative Studies*, New York: A Wiley-Interscience Publication, 1973, p. 4.
- 192 B. M. Russett, /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1, 15, p. 262.
- 1102 M. V. Naidu, *Alliances and Balance of Power: A Search for Conceptual Clarity*, London: Macmillan, 1974, p. 20.
- 1112 Roger V. Dingman, / *Theories of, and Approaches to, Alliance Politics*, in Paul Gordon Lauren (ed.),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 p. 247.
- 1122 Michael Don Ward, *Research Gaps in Alliance Dynamics*,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1982, p. 5.
- 1132 Henry A. Kissinger,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2, p. 11.
- 1142 Tunde Adenir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ba Lagos: Macmillan, 1983, p. 129.
- 1152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
- 1162 Stephen M. Walt, /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1997, Vol. 39, No. 1, pp. 157-158.
- 1172 Michael Barnett and Jack Levy, /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1, Vol. 45, No. 3, p. 370.
- 1182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1997, p. 17.
- 1192 Gerald L. Sorokin, / *Alliance Formation and General Deterrence: A Game-Theoretic Model and the Case of Israe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4, Vol. 98, No. 2, pp. 292-325.
- 1202 Gerald L. Sorokin, / *Arms, Alliances, and Security Tradeoffs in Enduring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4, Vol. 38, No. 3, p. 423.
- 121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
- 1222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p. 52.
- 1232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8.
- 1242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 p. 26.
- 1252 李景治、罗天虹: *5 国际战略学* 61 M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19 页。
- 12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5 现代汉语词典* 61 M2,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第 785 页。
- 1272 *5 中国百科大辞典* 6 (第 7 卷) 1 M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361 页。
- 1282 *5 中国百科大辞典* 6 (第 5 卷) 1 M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283 页。
- 1292 孙德刚: *5 多元平衡与/ 准联盟* 0 理论研究 61 M2,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5285 页。

作者简介: 孙德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上海, 200083)

收稿日期: 20100607

修改日期: 20100720

-
- 25 Analysis of the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by Xu Gang
Following the Strategy of Southern Expansio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declar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on May, 2009, was a specific arrangement aiming at better adapting to the new external environment after European expansion. It consists basically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improving partnership with its eastern neighbors, the operative mechanism characterized by high-level conferences, and bilateral & mutu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the EU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re seen to hold different positions, which may undermine this plan's future succ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lan is relevant to European expan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variance and bilateral feature of the policie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2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Zhang Ying
Shortly after new China came into existence, /lean to one side strategy insured Chinese northern boundary's safety and made China achieve gen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 New China carried out good-neighbourliness policy to surrounding countries after the country was firmly established. China together with India and Burma raise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is as a sign, new China formulated its policy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38 Japan's China Policy i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ower by Xiong Lili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Japan's economic recovery. It is necessary for Japan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to enhance its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However, based on the Japan-U.S. Alliance, the political power strategy of Japan will necessarily intensify rivalry with China. Unles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patter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competitiveness in Japan's China policy will become prominent from time to 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enhanced only by expansion of common interests.

Theoretical Probes

- 45 Analysis of EU Energy Security Polic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Neo-institutionalism Theory by Yan Jin & Jiang Shu
As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s and importers of the world, EU's energy security is not only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pth of EU integration and the trend of EU's energy policy.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EU member state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security as an analytical startpoi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s a theoretical tool,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EU's energy security0, then i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U energy policy integration. The paper goes on to talk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neo-institutionalism0 to the EU energy policy, and analyse the motives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functions of neo-institutionalism.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ain constraint of EU's energy integration is the plight of collective a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s needed in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ensure adequate energy supplies at a stable price, and to protect the whole energy security of the EU.
- 52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Concept of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y Sun Dega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so ha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allianc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nation-state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namely, the classical realism period, the neo-realism period and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realist, liber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schools. In comparison with collective security, quasi-allianc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lliance seems to be various in expression, but remains a unique model of security arrangement, featuring fiv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The five attributes are the major criteria to evaluate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rigorous definition of alliance is the prerequisite to judge a state's hard and soft power, and to understand each state's position in the world power system.

59 Marx and Engels 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Liu Chuand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Marx and Engels regarded the nation-state as the main 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lding on firmly the inner identity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productive methods of Capitalism, putting forward a scientific and original 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ided by this theory, China has strive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with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Win-win as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goal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63 A Study on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by Xiao Xi & Yang Chenxi

The issu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is long existing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profound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nationalistic complex of the Basque people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by its unique history. To a large extent, this issu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cies towards the Basque areas held by the ruling class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by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government. ETA, established in the time of France's totalitarian rul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biggest malignant tumour outside the present Spanish autonomism. This essay makes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and on such basis,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asonable reflections.

69 Religious Ethical Morality and American Diplomacy by Yang Wèdong

Religion is the basis of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 and the Puritan view of ethical morality makes America to regard itself as the avatar of justice and morality, which enables it to burden the obligation of punishing crime and evil. Such view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of the world, and also has certain impact on American diplomacy. Realism and liberalism, however, differ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uch view of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n diplomacy. As far as the school of realism is concerned, the religious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n diplomacy is a kind of utopianism, however, in the opinion of the school of liberalism America really has some ethical morality complex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5 An Analysis of the Two Ukrain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Ukrainian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by Zhu Shi

The four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was held on October 31, 2004. The dispute led to the pro-west leader Viktor Yushchenko taking office. Because people in Ukraine were weary of endless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cline of living standard, the loser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Viktor Yanukovich became the winner in 201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se two elections reflecte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Ukraine due to historic, economic and religious reasons: the west is mainly agricultural area, part of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Austrian-Hungarian empire, and most residents believe in Catholicism; the east is Ukraine's industrial base, in which steel, coal, chemical and munitions industries are concentrated, and most residents are followers of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